



苗好谦先茔碑碑亭

苗好谦，元代成武县焦村人。他是元代著名的农学家，《元史·本纪》和《食货志》中提到了他对当时蚕桑业发展作出的贡献。

1922年，柯劭忞编撰的《新元史》列传第九十一中，记载了他的事迹，并从农学家的角度叙述了他的作为。

在成武县汶上集镇的前苗楼村故址东南，有一通高大的元代石碑，该碑高约5米，龙头碑额，下有石赑屃承裁，碑额刻篆书“廉访苗公先茔墓碑铭”，碑阴有苗氏宗系之图。这就是元代农学大家苗好谦的先祖墓地所在。

苗好谦祖籍在单父（今单县）留馈里刘家庄。元代初期，为躲避战乱，他的曾祖父举家搬迁到焦村的金庄里，即今天汶上镇前苗楼。

苗好谦从小就沉默寡言、性格刚毅，但办理事情很有条理。成年后，苗好谦所在的机构是御史台。

苗好谦并不是通过科举之路进入御史

台的。在元代，选拔官员不是只有科举一条道路。苗好谦开始只是当一个小书吏，由于他办事勤恳、为人正直、工作能力强，很快得到了上司赏识，他先后到工部、枢密院任吏曹。元代大德四年，因工作出色，苗好谦升任承务郎，任大都路都总管府推官，为从六品。当他准备上任时，朝廷又下诏让他担任御史台监察御史。元大德六年，苗好谦又调任江南诸道行御史台都事，这个机构是设立于今天南京市的监察机构，监察权非常大。元大德十一年，苗

好谦加封奉训大夫，为从五品，调任淮西江北道肃政廉访司佥事。肃政廉访司直属御史台，该机构的治所就在今天的合肥市。

苗好谦时刻关注民间疾苦。他到民间巡查时，发现百姓缺衣少食，非常贫困。他认为，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蚕桑种植。

安徽一带的气候适合发展蚕桑业，经过调查，元代至大二年，苗好谦向皇帝上书，献种桑之法：“分农民为三等，上户地十亩，中户五亩，下户二亩或一亩，周筑垣墙，以时收采桑甚，依法种之。”元武宗看到奏章后，非常赞赏，下诏颁布其法于各路施行。八年后，到了元代延祐三年，种桑的农民获得了很大的收益，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。除此之外，蚕桑业的普及还推动了纺织业的发展，朝廷的税收也大大增加了。

元仁宗在了解情况后，“申命各路着为令”，也就是把苗好谦提倡的种桑养蚕建议，

作为一项法令来推广。元延祐三年夏四月，

“以淮东廉访司佥事苗好谦善课民农桑，赐衣一袭”，这是非常大的荣誉。

元代设有大司农司，专门负责农业事务。因为苗好谦的种桑之法大有成效，元仁宗诏苗好谦“入为司农丞”，从三品。

元延祐五年，苗好谦观察到许多农民识字少，看不懂农书等情况，专门把栽植桑树、养蚕等要点，绘制成为图画的形式，让不识字的农民一看就懂，这大大方便了栽桑养蚕知识的普及。他把绘制的图书命名为《栽桑图说》，交给了大司农司的长官。

在元代，朝廷规定，重要部门的正职官员非蒙古人不授，但当时蒙古人对于中原的农业生产并不了解。当看到苗好谦所绘制的《栽桑图说》后，他们认为非常符合实际，就在延祐五年九月把该书呈给了元仁宗。元仁宗仔细阅览后，说：“农桑衣食之本，此图甚善。”于是，下诏命令“刊印千帙，散之民间”。《栽桑图说》因为印刷量较少，如今未见流传，但该书所收录的《耕织图》流传下来了。

苗好谦为什么对于蚕桑业如此关心呢？除了他本人的调查研究之外，与他也是一个成武人有极大的关系。成武县在北宋时期就有植桑养蚕的传统，而且当时成武出产的一种丝绸在全国都非常有名。

庄绰是北宋末期人，是考证学家、民俗学家。他写了《鸡肋编》，书中描写了山东养蚕之事。苗好谦出生时，北宋已灭亡百余年，但植桑养蚕的传统一直保留着，这也正

是他对植桑养蚕情有独钟的原因。

元代延祐年间，苗好谦担任司农丞后，对元初编写的《农桑辑要》这部重要农业书籍进行了重新修订编撰。《农桑辑要》是元代至元十年成书的，到苗好谦任职司农丞时，已过去四十多年，许多植桑养蚕的经验都发生了变化。根据当时桑蚕业的发展，苗好谦又对这部农书进行了修订。特别是卷三、卷四有关栽桑、养蚕的篇目，苗好谦付出了相当大的心血。他通过走访桑农、蚕农来了解生产情况，并到田野和蚕房观察作物生长及农业生产，最终完善了《农桑辑要》，使之成为我国农业生产领域内的一部伟大的著作，其影响远及国外。

元代至治元年，元英宗即位，苗好谦被任命为江北淮南道肃政廉访司廉访使，这就是后人称他为“苗廉访”的由来。他到任后，大刀阔斧开展巡查，使植桑养蚕工作得到了很好落实，因为付出了很大的精力，他也在任上去世。在苗好谦去世之后，他所制定的植桑养蚕规定依然被执行下来。

成武县汶上集镇前苗楼村旧址现立有苗好谦先茔碑，该碑是元代所立，碑文由国子博士、从侍郎、江南诸道行御史台监察御史刘泰撰写，中顺大夫、陕北诸道行御史台治书侍御史马徵之书丹，正中碑额上的“廉访苗公先茔碑铭”八个篆字，由资善大夫、御史台中丞冀德方所写。

文/图 张长国



浇田



儿歌曰：木水车，溜溜转，车水车了七天半，黑云飘来又飘走，就是不下雨点点。七天七天又七天，禾苗干了一多半，龙王再不下大雨，鞭子打你溜溜转！

20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大多农村还没有通电，用不上机电灌溉设备，庄户人家基本上就是靠天吃饭。

春雨贵似油，鲁西南一带春季偏雨不足，冬小麦本来就产量低，如果再旱个半死，养家糊口的口粮就泡汤了。年后两三个月不下雨，庄稼人便慌了手脚，只好使出各种解救抗旱保收。

浇田的工具，比较古老的要数脚踏式龙骨水车，两三个人趴在木架上，用脚踏动转轮，通过转轴带动刮板运动，把河水通过水槽提到沟渠里。要紧的时候，人歇水车不停，男女轮番上阵，常见黑夜里晃着一盏风灯，脚下

水流潺潺，车水的人磕头打盹，车水车了七天半，黑云飘来又飘走，就是不下雨点点。七天七天又七天，禾苗干了一多半，龙王再不下大雨，鞭子打你溜溜转！

每逢旱季，农家人便把所有能抗旱的工具都拿出来，力争让庄稼喝足水，多打几斗粮食。

刮水是比较原始的提水方式，用绳子捆住水筒的腰部和底部，

两个人每人扯着一端的绳子，按同样的频率，把渠中的水刮到田里，

从早到晚刮上一天，累得腰酸背痛，也浇不过二亩地。

无论哪种浇田方式，都得在河中有水的情况下实施，很多时候，河水干涸，大家是有力使不上，眼看着禾苗枯焦，庄稼人心急如焚。

文/丁明烽 画/王世会

李尧民（1543年—1606年），郓城县郓城街道张李庄人。在明朝先后任长州县（今苏州西南太湖北）知县、监察御史、江西巡按、应天府尹等职。

明朝万历年间，李尧民和同乡结伴从郓城赴京赶考，路遇歹徒，银子全部被劫。4人一路乞讨，苦不堪言。

有一天，见到路边有一客栈，李尧民便和3人商量，先到客栈歇息一阵。来到客栈，一位50多岁的男子走出来应酬。李尧民说：“我们4人住店，先弄点吃的，饭费、房费明天一块算清。”男子当场答应。

不一会儿，一个20多岁的姑娘将饭菜送了过来，4人饱餐一顿，回到客房。李尧民出去溜了一会儿，回来对3人低声说道：“我打听准了，老板叫卜天柱，端菜的名叫卜桂花，他们是父女俩。这个卜天柱见钱眼开，心狠手辣，时常叫女儿勾引住店客商，然后乘机敲诈客商钱财。我要教训教训他，不能随便欺负人。”

半夜十分，卜姑娘朦胧中觉得脸上一阵热乎乎的，似乎是誰在摩擦自己的脸，不禁又羞又恼，使劲朝对方挠了一把，并随即大喊：“抓流氓呀。”喊声刚落，一个黑影窜了门外。

卜姑娘的喊声惊醒了卜天柱，他暗想：平时宰客，都是自己和女儿策划好的，今晚怎么提前行动了？便赶紧下床，顾不上穿鞋就往外跑。突然一把扫帚迎面袭来，卜天柱躲闪不及，脸上被扫帚划了很多血印子。

酒店的客人被卜姑娘的喊声惊扰，纷纷来到卜姑娘房间，卜姑娘将事情叙说一遍，并再三说：“那家伙的脸被我挠破了，谁脸上有血道子就是谁干的。”李尧民说：“各位不要慌张，看看歹徒还留下什么证据没有。”大伙举灯四下张望，发现床下有一双男人的鞋子。

就在大伙就要相互观望之时，李尧民悄悄向外扯了一把卜天柱。李尧民把他推进他的卧房，随手立即关上房门说：“你咋这么不正经，调戏自己的闺女。”卜天柱不明白何意，李尧民低声道：“所有人大概自己没穿鞋，就你脸上有血印。不是你干的还是谁？”

卜天柱顿时明白了一切，但证据确凿，有口难辩，就是跳了黄河里也洗不清了。李尧民接着说：“你在这里好好想想，看怎么才能收场。我把客人都撵回房间。这事如果张扬出去，你今后还怎么在这里混下去？”

李尧民回到卜姑娘房间，朝卜姑娘递了个眼色，便对众人说：“店家说了，卜姑娘时常做噩梦，刚才是没有的事，大家都回去歇着吧。”

见众人离去，李尧民对卜姑娘说：“明白人不必细讲，只有你爹脸上有血印子。”又从地上捡起一双鞋递给卜姑娘：“认得这双鞋吗？”自从母亲去世后，父亲穿的鞋都是自己一手缝制，自己当然认得。她把鞋拿到灯下，顿时全明白了。

李尧民又说：“家丑不可外扬，再说，你爹从小把你拉扯这么大也不容易，他在屋里后悔得哭呢。你什么也别说了，就当刚才说的全是梦话，这事我会给你们摆平的。”

第二天，李尧民算账退房，悄悄对老板说：“你一千个放心，昨天夜里的事我绝不会让外人知道，权当没有这回事。”卜天柱千恩万谢，不但免了4人的房钱和饭钱，还从屋内拿出五十两银子说：“这是我送给您的一点盘缠，祝你们榜上有名。”

李尧民推辞了几句，卜天柱执意要送，李尧民也就收下了。

有了这五十两银子，李尧民4人才顺利到达京城，参加科考。

原来，李尧民探听到卜天柱父女心黑手狠之后，决心惩罚他们一下。于是，傍晚趁人吃饭之际，偷偷将卜天柱的一双鞋放在了卜姑娘床下，等夜深人静时将院中的一把扫帚放在了卜天柱门外。半夜时分李尧民拨开卜姑娘的房门，悄悄用胳膊蹭卜姑娘的脸。卜姑娘挠了一把，其实挠破了的是李尧民的胳膊。卜姑娘大声喊叫，李尧民逃出房外。卜天柱打开屋门，扫帚顺势倒向屋内，将卜天柱的脸划破了。

李尧民以公正廉明著称，晚年告老还乡，死后被迫赠工部侍郎、魏建国



八小庄聚集的文化古村落



新建葛氏祠堂

1943年秋，吴本固按照既定计划带领伪军队到枣庄集牛河村“催粮”，被安德区副区长杨德玺率领的区中队迎头痛击，“伪中队仓皇返回。吴本固遂向伪团长陈万福及日军小分队建议“皇军”反攻。日军信以为真，让吴本固为前导，21名日军倾巢出动，伪团长陈万福率部急奔牛河。

此时，十一团团长戴元仁率领一个连队埋伏八小庄，张网以待。而区中队在牛河作诱饵，与日伪军迎面交火，佯装败退，将日伪军诱

入伏击圈，遭到我军痛击，被堵截在一条路沟内，死亡19个，1个逃至桑河据点，1个躲藏坟地，被吴本固“救”走，送往单城日军司令部。日酋称赞吴本固“英勇”“亲善”，备受“重用”，为抗战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八小庄伏击战共歼灭日军19名，缴获日造新型机枪1挺、日式匣枪1支、步枪20余支及弹药一宗，成为我湖西区抗击日寇的“典型战例”，被载入红色革命史册。

文/图 刘厚琨



单县时楼镇八小庄村，原由八个小村落组成而得名，为历史文化名村。

1959年，人民公社化运动，其中刘庄划归牛河大队，现辖葛庄、葛集、葛楼、杨庄、窦庄、吕庄、张庄7个自然村，而八小庄之称依然延续至今。

《葛氏族谱》记载，清康熙年间（公元1662年—公元1722年），葛氏十二世祖自郓城县迁此定居，赓续形成了葛庄、葛集、葛楼三个小村落，并有王、孟、张、时、肖、郭等姓氏人口聚集。

《单县志》记载，葛斗南是兖州府单县人（今山东省单县时楼镇八小庄村），生于康熙十九年（公元1680年），卒于雍正九年（公元1731年），字梁公，号敏甫，康熙癸未年进士。

康熙五十年（公元1711年），葛斗南为山西山阴县知县，雍正元年调任会考府主事，旋升任长芦盐运使，同年四月调任山东盐法道。雍正五年（公元1723年）升任四川按察使司按察使，半年后内升通正使司右通正。随因原任按察使，4年后卒于归乡，4年后卒于家中。

葛氏祠堂位于葛楼村，约在清末由葛斗南后人建设。民间相传，葛氏祠堂有正房、厢房等，层楼砌榭、碧瓦朱甍、飞檐反宇、雕梁绣柱，蔚为壮观，闻名四方，为葛氏族人祭奠葛斗南及其先祖的主要场所。

抗战时期，祠堂正房部分被毁坏。

期改用小学校教室。“文革”期间被扒掉，落得残垣断壁、尺椽片瓦。

1986年，葛氏后人集资重修了三间砖瓦结构的新祠堂，供奉葛斗南顶戴华翎的画像。1998年下大雨，屋顶坍塌，2000年葛氏子孙集资修缮。

《葛氏族谱》记载，葛斗南当年遭遇免职归乡抑郁病终。朝廷获悉叹惋，特批48亩林地以示补偿。

据说，葛斗南的林地曾有百余棵古柏及大宗石碑、石亭等，皆毁于“文革”时期，林前石碑被推倒砸掉，冢被掘开，棺椁及完好的葛斗南遗体被破坏，随葬金银珠宝悉数丢失。葛氏子孙捡拾其骸骨重新装殓入葬，现存墓碑，而无墓碑。当时葛斗南之母的坟茔位于窦庄村西而免于损毁，其墓碑被葛氏族人掩于地下，得以保存至今。

1942年12月，日军对湖西地区抗日根据地“大扫荡”，在单城东的枣庄集一带增设了据点，汉奸陈万福、张杰玉先后坐镇，驻扎一个日军小分队。

为分化瓦解这里的日伪军，湖西地委、专署及抗日武装采取“打进去、拉出来”的策略，秘密派遣共产党员时念恕、吴本固、杨淑寅潜入敌营，任枣庄集伪团部的文化教员、汉奸中队长及伪曹马区长盛效先的助理员和陈庙据点的文化教员，以睿智、胆略掌握敌情，瓦解、孤立、打击日伪军。

抗战时期，祠堂正房部分被毁坏。解放初

邹鸿 张荣昌